

东宫 心事



吕氏有女猛于虎，太子度日真辛苦

一对欢喜冤家，一段东宫情话
从相看两厌到相约白头
从少年意气到死生契阔

寂霏^著

新生代人气作家
欢脱古言力作

讲述一段危宫深处的情深不负

在大齐的皇宫里，机关算尽
终敌不过“情”之一字

随书附赠搞怪“皇宫语录”书签一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东家
事



寂霏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宫喜事 / 寂霏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411-5095-1
I. ①东…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0739号

DONGGONG XISHI

东宫喜事

寂霏 著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王兰颖
责任编辑	谢雯婷 彭 炜
特约策划	张 珍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编辑	四 朵 蒯 欣 苗玉佳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www.8niuniu.com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0mm × 235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95-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010-85526620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东宫喜事	003
第二章 太子之惧	017
第三章 叡王之冤	035
第四章 长公主寿宴	055
第五章 万寿菊一案	075
第六章 江阴之行	093
第七章 太子落水	105
第八章 回京之路	119

第九章	陈年密事	135
第十章	叡王回京	151
第十一章	重重障碍	169
第十二章	刘家被贬	187
第十三章	吕府寿宴	207
第十四章	叡王被贬	225
第十五章	退婚风波	241
第十六章	行宫行刺	255
第十七章	尘埃落定	271
尾声		283

楔子

岁平历一百三十二年四月初一这天，首辅大人吕严悲喜交加。

喜的是，遍访名医二十载，吕夫人终于产下吕家的第一个孩子。悲的是，这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还可能是吕家唯一的孩子。

身为一个佞臣专业户，却没有儿子来继承衣钵，吕严一想到此处，就悲从中来。

齐国建国一百多年，历代皇帝无不仰仗吕氏的辅佐。奈何吕氏向来子嗣艰难，传到吕严这一代已是独子。没曾想，更悲催的是，独子之后唯有一女。

吕严继承先祖的衣钵，兢兢业业地当了一辈子佞臣，眼下老来得女，却膝下无子，何以不悲？何以不喜？

再观北辰皇宫中的乐丰皇帝温实骏，听闻此讯亦是悲喜交加。

悲的是，代代把持朝政的吕家仍然留后。喜的是，这个后，她是个女娃。

温实骏身为忍辱负重的帝王，被吕严添了半辈子堵，眼下吕氏辅政的局面即将在他这一代终结，他捧着太祖皇帝的牌位，喜上眉梢。哈哈！老东西，你吕家祸害了温家四代皇帝，如今可还有本事祸害朕的儿子？

可人算不如天算。首辅千金吕金枝打小深受父亲的熏陶，小小年纪便以欺压太子为己任，充分继承了吕氏代代相传的家族精神。

太子温良景面对无处不在的凌虐恶整，乌云布满整个童年。

乐丰皇帝老泪纵横：“儿啊！你再忍个两年，等吕严两腿一蹬，吕金枝嫁了人，咱们温氏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温良景默默拧干湿透的袍子，冷哼一声：臭丫头，敢踹本太子下湖！且看将来有怎样一位夫君来治你！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吕金枝及笄这年，吕严不知从何处听得一

句金言：“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没有好好教他，他就害你全家；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没有好好教她，她就害别人全家；如果你仇人有一个儿子，你就宠坏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那么他全家就完了。”

温吕两家虽无世仇，却也算得上世冤。

温家自太宗以来，便视吕氏为眼中钉肉中刺。吕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广招募僚扩大势力。如今吕氏在朝中的势力日渐根深蒂固，岂料还没等人来拔，倒要自己无后而亡，徒留笑柄。

在这个节骨眼上，吕严一合计，觉着誓要干出一番大事，方不负佞臣声名。吕严得此金句，迅速从忧心如焚中脱离出来，拉着女儿金枝道：“女儿啊！你与太子针锋相对，斗了十几年也没分出胜负。如今爹爹想出个法子一招制敌，你听还是不听？”

吕金枝扯起袖子，狠狠擦了擦画满王八的腮帮子：“听！”

吕严眉梢一挑：“百年之后，老皇帝两腿一蹬，齐国的江山就尽归太子。你只要嫁给太子，再生下皇孙，齐国的江山不就是咱们吕家的了？”

吕金枝嘴角一抽，爹啊！您也太恶毒了！但是……这个提议怎么就那么让人神清气爽呢你说？

第一章 东宫喜事



袅袅秋风，簌簌叶下。

近来京都好事连连，将这般萧索的季节也衬得丰硕了。自打赐婚的圣旨一下，吕府的大门堪比城门，上门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

寻常百姓只知道，太子大婚少不得又要大赦天下，可喜可贺。

明眼人却看得出，这不过是吕家强弩之末下的一招狠棋。

而落到当事人眼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要娶昔日死敌吕金枝为妻，温良景觉得，这是比喂鱼时踢他下湖、上茅厕时偷走厕纸更大的屈辱。

趁着夜色，太子殿下来到吕府的后门。侍女通报时，吕金枝正在用晚饭，听是太子上门，吃起来便越发不紧不慢，等一桌子饭菜都清扫一空，方打着饱嗝慢吞吞地走到后院去开门。

来人幽幽地立在黑黝黝的胡同里，吕金枝不得不凑近一些，方才瞧见温良景气急败坏的一张脸，吓得她退后一步：“太子殿下，别来无恙？”

温良景不悦：“怎么这么久才来？”

吕金枝一双眼睛生得极好，山眉水眼，明眸点漆：“太子爷来得很是时候，正踩着饭点，方才我正在用饭。”想一想，又问，“殿下吃饭了没有？要不进去吃一点儿？”

温良景原本就不悦的一张脸更显铁青，披星戴月前来本就是不想被人看见，怎会进去用饭？相识十数载，还是这么不知所谓！但考虑到事急燃眉，温良景不得不挺直背脊，咽下火气：“吕金枝，你与我素不对路，今日父皇赐婚，你无异议？”

吕金枝义愤填膺：“有！怎么没有？毕竟整日面对一张臭脸实在是太考验本小姐的脾气。”

温良景呕血：“吕金枝！别以为本殿下就看得上你！”

知道你这么气急败坏我就放心了。见温良景爹毛，吕金枝心中反更得意：“殿下，你我都是成年人了，应该知道，圣旨既下，就说明此事已经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我后来想了想，做个高高在上的太子妃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只好受点委屈了。”

“什么？”温良景难以置信，“你同意这门亲事？”

吕金枝云淡风轻地朝温良景眨眨眼睛，轻轻“嗯”了一声。

阴谋！绝对是阴谋！一言不合便恶语相向的吕金枝怎会甘愿成亲？温良景原以为这一切不过是吕严的主意，现在看来，他们父女俩根本就是一伙的！

吕金枝看温良景的脸上红黄白绿过了个遍，忍不住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殿下，事已至此，还请节哀。”

“你……”温良景已然说不出话来。

吕金枝觉得他生气的样子真是美好，可见这婚事是赐对了。趁他气结，她赶紧火上浇油：“殿下漏夜前来与我幽会，传出去，旁人还以为你对婚事急不可耐呢，不如早些回去？我明日还要进宫谢恩，失陪了。”说完她缓缓地朝温良景眨了眨眼睛。

这一眨，明眸皓齿，艳丽无双。

温良景一闪神，眼前的人早已越过门槛，跨进府里。没等他再反应过来，大门已重重关上。

幽会？谁与她幽会！反应过来的温良景恼羞成怒，对着吕府的后门一阵乱踹：“吕金枝！你开门——吕金枝我告诉你！本太子是万万不会娶你的！吕金枝……”

隔日，京城盛传：“太子殿下夜会吕金枝，可见已对婚事急不可耐啊！”

“太子殿下隔着吕府的门板立誓：‘本太子定不会负你！’”

“听闻太子殿下昨夜兴奋过度，喊破了喉咙，下令接下来几日闭门谢客呢！”

吕金枝坐在入官的马车里，听侍从将传言一件件说出来，笑得花枝乱颤。而我们的太子殿下，此时正在东宫砸东西。

“砰”一声，几案的花瓶碎了。

“孤几时说过定不负她？究竟是谁在造谣？来日定要摘了他的脑袋！”

“咚”一声，桌下的凳子倒了。

“孤不过是不想见到那些恭贺的嘴脸！倒成了喊破喉咙避不见人了？”

“啪”一声，墙上的画卷被拍飞。

“吕金枝！你这个小人！”

殿内乒乒乓乓一阵响，太监侍女们纷纷摇首，无一人敢上前。这也难怪，温良景每回在吕家小姐那儿受了气，回来铆足劲儿就是一通乱砸，上回有个不要命的侍从上去劝了两句，结果被拖出去就是一顿板子。

宫人们纷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致觉得，谁上谁倒霉。

大约一炷香过后，等殿内安静下来，近侍小文子视死如归地凑上去：“殿殿下，那吕家小姐素来与您不对盘，此次同意成婚，定有蹊跷！”

他被温良景一脚踹飞：“废话！”

小文子捂着肚子坐在地上，哭丧着脸：“殿下，奴才是想说，吕小姐定是猜到您不肯娶她，才故意让您生气的，您一生气，不就中了她的圈套吗？”

温良景冷哼：“难道非要顺她的意娶了她不成？”

小文子嘿嘿一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我朝男子三妻四妾尚属平常，但女子却只可嫁一位夫君，吕小姐进了门，究竟谁吃亏还说不准呢。”

温良景眼神一凛：“有理。”夫君大于天，他日吕金枝进了东宫，搓圆捏扁还不是本太子说了算？赔上一辈子跟我斗，愚蠢！

这厢太子殿下将小算盘打得啪啪响，那厢的金枝姑娘正在明光殿上谢恩，说到“臣女定当好生侍奉太子”一句时，忽然打了个喷嚏。

老皇帝眉头一皱：“怎么？身子不适？”

吕金枝摸摸鼻子：“回陛下，臣女出门时并无异样，兴许是……地上太凉了。”

这个吕金枝，果然跟她父亲一样狡猾。

温实骏脸上迅速闪过一丝不悦，又即刻转回慈眉善目的模样：“是朕疏忽了，起来说话吧。”

“谢陛下。”

温实骏居高临下地俯视底下的女子，语调平和：“朕前阵子正头疼该如何为太子择妃，与皇后挑来选去，觉得也就刘大学士的么女刘舒尚能入眼。”他笑笑，“当日正准备宣大学士入宫呢，不想你父亲突然觐见，竟主动为你们请婚，这才有了今日一番良缘。”

吕金枝听得明白，老皇帝的意思是太子妃这个位置，他本意属刘氏，

她吕金枝这个人，人家压根儿没考虑，昨日之所以赐婚，不过是老头子死乞白赖给求来的。呃，说不准是威逼利诱？

吕金枝为难道：“既是如此，岂不是委屈了刘家？要不……臣女回去禀了父亲，退了这门亲事？”

这还了得？有话好好说，搬你爹出来干啥！温实骏连忙摆手：“儿戏了不是？圣旨既下，岂有反悔的道理？”

“那陛下的意思……”

“朕此前意属刘氏，不过是看你与太子从小不和，担忧结亲不成倒成了结怨。”温实骏边说边笑眯眯地摸一摸龙椅的扶手，“你们吕家世代辅佐皇室，劳苦功高，要说放眼整个大齐，也只有你最有资格成为我天家的媳妇。”

“臣女愚钝，皇上的意思到底是？”

温实骏垂泪：“好好对待太子……”

吕金枝朗目一笑：“皇上放心，臣女日后定当好生侍奉太子。”

尽管方才在大殿上占尽了风头，但走出皇宫，吕金枝却暗自忧心起来。吕家祖祖辈辈都是佞臣，上不畏皇权，下不惧朝臣，唯独害怕文人。

笔为刀，墨诛心哪！

都说文人最是小肚鸡肠，刘氏一族虽说比不上吕家权倾朝野，但在京都也算得上是世代书香的名门，若是知道家中本是要出一位娘娘，却偏偏被她吕金枝给搅黄了，日后指不定如何口诛笔伐！老头子这回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结亲，也是孤注一掷了。

方想得出神，轿身一晃，蓦然停了下来，惊得她一个趔趄。

吕金枝探出脑袋，只见前方一人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来，来人玄袍金带意气风发，正朝着她招呼：“金枝，一别三年，近来可好？”

初晨的金光打在此人的脑门上有些反光，吕金枝不得不再将身子探出去些，待看清来人，着实讶了一讶：“大皇子？”

这位大皇子名唤温良吉，是端敬皇后和乐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可谓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向来重亲师、明大义，人也生得俊朗。可这样好的一个人，偏偏被自己的弟弟抢走了太子之位。十六岁时好不容易得了个叡王的封号，却在第二天便被送到封城去督军了。

吕金枝幼时没少吃温良吉和端敬皇后的糕点，打心底觉着乐丰皇帝偏心。

可每每提及此事，吕严却不以为然，反倒时常提醒她少与大皇子往来。

说什么佞臣有佞臣的职业操守，只给皇帝添堵，不参与皇室内斗。

从前吕金枝认为，亲近大皇子便是给未来皇帝添堵，对吕严的话从不上心。

可眼下……

吕金枝迅速捂脸坐回去，同时吩咐车夫：“快快快，回府回府。”丢死个人咧！

“等等。”那车夫正欲领命，不想车轮被人一把按住，温良吉翻身下马，径直钻入吕家小姐的车辇之中。昏暗的车厢略显拥挤，吕金枝往角落里缩了缩，再缩了缩：“大……大……大皇子，有话好说。”

温良吉轻笑着凑近一些：“金枝，何故要躲？”

男女授受不亲，我能不躲吗？吕金枝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庭广众之下，你就这么钻进来，被别人看见……”

没等她说完便被温良吉打断：“三年未见，你可想我？”

来了来了，果然来了。吕金枝被他那追寻的目光逼到角落，只能赔笑：“想，小时候想。”

“那此时呢？”

“此……”吕金枝声音小得如蚊子般，“此一时，彼一时嘛。”

如此一说，温良吉倒是挺直了身子，蹲在一旁叹息着：“不过短短三年，你我便这般生疏了，实在叫人心寒。”

吕金枝觉得温良吉眼前的这副形容，对她来说简直是折磨。没错！是她负了他！但那不都是小时候脑子进水干的事儿吗？她试图安慰道：“大皇子……”

温良吉纠正：“你从前叫我良吉哥哥。”

吕金枝抚额：“良吉哥哥，从前我是说过长大要嫁给你，但那不过是童言无忌，如今我想明白了，对你的喜欢并不是那种喜欢。”温良吉懵了半晌，笑出来：“谁问你这个了？”

欸？吕金枝傻了。温良吉解释道：“不过是看你一见着我我就躲，觉得蹊跷，特地上来看看你又在玩什么把戏罢了。”

吕金枝松了一口气。温良吉又接着道：“不过，你说过要嫁给我这件事，我可是记着的。”

吕金枝顿时头大，还没来得及再解释几句，温良吉便手脚轻快地下了车：“我还要回宫复命，今日先不与你多说了。”

不待她反应，温良吉已上马绝尘而去。吕金枝欲哭无泪，未来太子妃情债一堆，这可如何是好？

一回到吕府，吕大小姐便唉声叹气，愁世事之多艰，且越将这事细细想来，便越是佩服她爹这老姜。想是吕严早就料到会有今日一事，这才早早地提醒她少与大皇子一党来往。可吕大小姐向来得意于她感人的智商，当年不仅与大皇子来往，还想跟他做一对鸳鸯！

前文已经提到，吕金枝小时候没有经受过住端敬皇后的糕点诱惑，加之大皇子素来待她非同一般，这就很容易让一个情窦未开的小丫头萌生依赖之情。若是再从其他纨绔世子手里弄来两本《南湘记》《唐宫秋》之类的话本子瞅瞅，这个小丫头大约会误以为自己初开了情窦。

吕金枝对温良吉便是如此。

当年得知温良吉要远赴封城，吕金枝深感不舍。思忖一夜，又想起话本子里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丫头觉着，她多半是喜欢上温良吉了。赶忙在柜子里挑出一条幼时擦鼻涕的手帕，上书“妾心如兰”四个大字，向大皇子表明了心迹。

话说，那手帕最后交给谁了？

“景……卫川！”吕金枝叉腰站在院门口大吼。话音刚落，“轰隆”一声，房顶上翻下来个人。

来人拱手一跪，十分恭谨：“主人为何事惊慌？”吕金枝被突然降落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赶忙跳到一边：“我被你吓得惊慌。”

明明是主人唤我在先，惊吓在后……纵然觉得委屈，但身为一个有职业道德的暗卫，卫川仍然自我反省了一番：“主人恕罪，属下决定日后每顿只吃三碗，减轻体重，以减少自身重力与空气的摩擦，保证绝不再发出‘轰隆’之声。”

吕金枝慈爱地抚着他的后脑勺，转而眼神一凛，恨铁不成钢地道：“我的意思是你下次出场的时候能不能先吱一声！”

卫川恍然。

吕金枝言归正传：“我问你，三年前我让你给大皇子送手帕的事可还记得？”

卫川回忆半晌，连连点头：“属下记得。”

吕金枝四顾一番，确定周围再无人之后，凑近他说道：“今晚我们就去

叡王府偷回来。”

卫川不太明白：“送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做什么？”

被吕金枝一掌拍上脑门：“你懂什么？那手帕对我十分要紧，关系到未来太子妃的前程！”只要把手帕偷回来，不论大皇子再如何死缠烂打，本小姐都可以死不认账。你说要不要紧？

卫川被这一掌拍得晕头转向，只能颔首服从：“那必须偷，一定要偷！”但想了想，又弱弱地问，“可是……能不能属下一个人去偷？”毕竟以他一个人的身手完全可以做到对叡王府来去自如，而加上这位千金大小姐，战斗力就必然大打折扣。

不想话音刚落，吕金枝对准他的额头又是一个爆栗：“叡王府你熟还是我熟？到时候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去，你在门口给我望风就行。”

卫川自觉已然满头是包，不敢再造次，只能从命。

入夜，主仆二人便偷摸着来到叡王府门口。

王府不比寻常百姓家，一入夜便只剩一盏孤灯，毕竟不缺这点香油钱，即便无人之处也要灯火通明，以此彰显天家的阔气。吕金枝行到此处，只见此时府门大开，门口仅有四个府兵把守，待卫川先飞身潜进府内，她便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吕大小姐自小出入叡王府多次，府兵大多识得，并不阻拦，只行礼问了个安便乖乖放行，倒是门房的人问了句是否要进去通传，但吕金枝是何人，只说要为温良吉接风洗尘制造惊喜便打发了。临走前她还特地退回两步，补了一句：“切莫告诉他人。”惹得门房很是识趣地点头奉承。

经过分析，吕金枝觉得，像这种私密又事关风月的东西多半是藏在卧房里。于是片刻不敢耽搁，入得王府，便直朝大皇子的卧榻摸了过去。可她将枕头底下、蚊帐顶、甚至是床缝里全找了一遍，就是没有那样东西。

莫非是藏在柜子里？

吕金枝翻箱倒柜，这回将花瓶里和床下的夜壶都摸了一遍，却只找出封信。信上的内容倒也简单，正文“相思欲寄从何寄”，落款一个“舒”字。跟她那条手帕差不多，基本可以视为表白信。

良吉哥哥英姿勃发才华横溢，有人思慕不足为奇，可旁人写的书信尚且保存完好，大皇子就万没有丢掉她手帕的道理。莫非是对她日思夜想，索性就带在身上了？短暂的思量过后，她决定找温良吉一探究竟。

走出卧房，吕金枝的面上已是一副官家小姐该有的从容。瞅着四下无人，吕大小姐仔细地整了整衣衫，又捋了捋头发，直至将裙摆上的褶皱都抹平了，方站在院中，随手招了个端食案的婢女问：“你们家主子现在何处？”

那婢女奇道：“我家主子正在前厅饮酒，您方才进来的时候没看见？”

咳，方才是偷溜进来的，自是没有看见。吕金枝呵呵一笑：“哦，我想起来了，你且走吧，我自个儿过去找他。”

那婢女听完，又不得其解地觑她一眼，恭恭敬敬地退走了。

前厅的大门虚掩着，隔着门缝，吕金枝便见温良吉长身而立，一手握杯，一手提壶，正自斟自酌，且神情还颇有些郁郁。想是他好不容易回到京都，心中感慨万千，不得不小酌两口聊以寄情。

若此时有佳人来寻，想必会减去他的几分愁绪。思及此，吕金枝摸着腮帮子做出一个自认为明媚又无邪的笑，推门，抬脚，笑容忽然僵在脸上。

方才那婢女怎么没告诉她温良吉是在跟谁饮酒呢？！或者说是跟几个人在饮酒呢？！

这一屋子数下来，人数大约有十人之多！万一有哪个门牙漏风的将未来太子妃夜访叵王府的事说出去，她吕金枝的小脸往哪里搁？她爹吕严的老脸又往哪里搁？

眼下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她，吕金枝呆了半晌，最终淡定地将抬起的那只脚缩了回去，顺便还颇懂礼地将大门带上。行云流水地做完这一切，转身拔腿就跑。方跑到大门口的照壁处，她便被人一声叫住：“既然来了，怎么又走？”

这声音陌生又熟悉，正是温良吉。吕金枝颤颤回头，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其实……我是有事想找你来着。”

温良吉回头望一望前厅那一屋子宾客，又望一望吕金枝满脸的窘迫，瞬时了然：“那我带你去花园里走走。”

瞧瞧，大皇子就是这么善解人意。吕金枝大喜，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跟上去。

明月高悬，秋风宜人。二人慢悠悠地踏进后院的回廊里，耳边是蚩蚩儿卖力的鸣唱，脚下是花叶相交的盛景。

吕金枝尚未想出一句适宜的开场白，温良吉的声音便响在头顶：“今日父皇已经准我留在京都了，前厅那些人特来为我接风洗尘。”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吕金枝有点没晃过神，待反应过来，方明白过来